

江花

· 微小说 A16

编辑 肖方元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胡月

西风独自凉

■文/赵若凝

我被外婆从东北接来 Z 城不过 6 岁,彼时,中国那场十年浩劫刚结束两三年,一切在努力走上正轨,人们脸上的表情渐渐明朗起来。

可是,我的表情却明朗不起来。

外婆嫌我放养得不像样,决心把我打造成大家闺秀。不上学时,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蒋老爷巷往前的半条街;于是,我挎着装满奶糖的小包包,郁闷地坐在院子大门的门槛上,看着巷口发呆。

已近傍晚,邮递员骑着绿油油的车进了巷子。

我跳起来:“叔叔,有没有我的信啊?”

他笑嘻嘻地问:“你是哪家的姑娘,叫什么?”

“我叫叶小若,我爸妈应该会写信给我的。”

邮递员拿出来几封信,还当真翻看起来,我也踮了脚看,他睨了我一眼,取笑道:“丫头,识字吗?看得跟真的似的!”

我下巴一扬:“哼,你识的字还不一定比我多呢!”

他哈哈大笑,拿了一封逗我:“你能认识这个名字,我就服你了。”

信封上用端正的小楷写着“穆鹤亭”,笔迹工整清丽,我年纪小也不懂,只觉得那字如书本上拓下的一般好看。于是我得得意洋洋地大声念道:“穆鹤亭!”邮递员睁大了眼,正要开口,就听到一个声音说:“是有我的信吗?”

我寻声转头,看到一个身形高大却佝偻着背的老头,身后拖着一辆空的板车。

他拿了信,温和地看着我:“你是叶师娘家的?”

我点点头,他微笑了一下说:“都讲叶师娘家的小丫头识字多,还真是,难得难得!”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穆校长。

回去后我对外婆说起这个拖板车的老头,被训斥了一番。第一,他才不到五十,不是什么老头;第二,他之前是苏北某个小镇上的中学校长,文革被批斗发配到此,这才拉了板车。外婆要求我以后不许对穆校长无礼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常坐门槛上发呆等信,发现孑然一身的穆鹤亭信比我家的多。再去磨了外婆问,才知道了穆校长的妻子当年被迫与他离婚,带着女儿回去原籍,这才书信不绝。

转眼入了第二年的初秋,我在巷子里听各院子的家长里短,只是性子沉静了些。这时便听说穆校长平反的事情有了眉目,外婆替他又是欢喜又是感叹。

一天将近午饭时间,邮递员拿了封电报来,又是穆校长

的,人还没到家,邮递员也不放心交给别人,径自交了给外婆。外婆见是苏北发来的,便猜测是不是喜报,老穆终于平反可以回老家了,所以打发我在门口候着。

当他打开电报看时,我还期待着脸上会绽放出大大的笑容,因为极少见他开怀大笑。谁知,他突然身子一震,脸色大变,抬头茫然无措地望向我们,手抖得电报纸都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电报上四个字:“颖芝病逝。”

几经申请,穆校长终于被批准回去老家祭拜亡妻以及安排女儿,待一个月后回来,他竟支持不住病了一场。现在的他越发沉默,没有了笑容。

苏北那边关于他平反的事终于落实了,让他先回学校报到再作安排。我去看他时,他本该是在收拾行李的,却坐在床边手抚着枕边一大沓书信,呆呆地不动也不作声。

我虽不大懂人事,见他这样,心里也是莫名酸楚,想了想,便学了大人的口吻对他说:“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,闷在心里会把身体闷坏的。”

他好似没听到一样还是不动,过了半晌,终于转头看我,神情黯然。他的眼神失了焦,不似在看我,而是在看着他的回忆。

“我认识颖芝的时候,她就和你差不多大。你不是一直问信封上那么漂亮的字是谁写的吗?就是颖芝,她父亲也是教书先生,所以她从小就练了一手好字。我们住在一条街上,我在东头,她住西头……”原来穆校长与妻子是青梅竹马,本来一对神仙眷侣,偏是遇到了那场浩劫。因了穆校长是右派,所有人都来逼颖芝与他划清界限。

“我们不得已是在离婚书上签了字,她把女儿带走的那天,也是秋天,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出这个巷子,女儿一直哭着回头叫我,她的头却没回过,我知道,她是不敢回头看。”

“后来我们只能通信,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没了工作不容易过,只好找个人嫁了,她说,等我回去再给我烧饭。她得了肺病,咯血了也不敢告诉我,以为慢慢会好起来。”

“她是我的结发妻子,可是我却不能为她立墓碑。”

“她说等我回去的,我现在就要回去了……”

穆校长走的那天,我只坐在门槛上看着他的背影,巷口梧桐树的枯叶在风中旋转,在他身后落下,无声无息。

多年后,当我读纳兰容若的词,读到那一句:“谁念西风独自凉”,突然就忆起穆校长与他枕边那沓信札,心无由地一酸,泪落了下来……

踩奴才上下马

■文/任万杰

张凯是个骑兵,这个人作战勇敢,骑术非常好,打了很多胜仗。他的顶头上司赵将军很看好他,有意提拔他从队长到副将,两个人很合得来,最后,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,就在这时,朝廷怕赵将军拥兵自重,调任他进京做了文官。

赵将军走后,张凯代理军务。他与士兵同甘共苦,吃住在一起,和敌人打仗时冲锋在前,因此在军队中威望很高。他时常和已经当了文官的赵将军书信联系,朝廷又害怕了,为了削弱赵将军在军队中的影响力,调张凯离开军营,到地方做了县令。

别的县令出行坐轿,而张凯保留在战场的习惯,只骑马。

开始的时候,只要他一出行,就有一个叫孙福的仆人跑出来,跪在马前,吓张凯一跳,问他干什么?孙福说:“这是规矩,老爷上马必须踩奴才上去,才威风够气派。”

张凯问真的么?孙福说是的,老爷你刚进入官场,没有官威就没有人怕你,那你当官还有什么意思啊!张凯一想既然是规矩,那自己就别破坏规矩,也就同意了。第一次踩着仆人,还按照原来的高度,结果他直接从马身上越了过去。

旁边的人也不敢笑,弄

得张凯很不好意思。下马就更是了,直接跳了下来,底下的孙福疼得直咧嘴,哼哼呀呀地说:“老爷,奴才接着您呢,踩着我下来就可以了。”张凯说知道了,渐渐地他就掌握好了火候,力道非常准确,每次都优雅而庄重。

原本笑话他上马下马的人都闭嘴了,不敢再把这件事当成官场笑料。张凯脾气越来越大,动不动就和下面的人发火,人也越来越胖,住的地方越来越豪华,养了好几个小妾,打官司的人很难见到他,大家背地里都骂他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军队将领基本被换了一遍,朝廷对赵将军监察放松了,因此,允许赵将军可以自由出入,赵将军想到张凯那里去看他。

接到通知,张凯一听老上司来了,赶紧带着仆人出郊外去迎接。等了一会,赵将军的轿子来了,赵将军下轿之后,张凯一看见赵将军,赶紧下马,因为激动忘了孙福今天请假没来,直接摔在地上,因为太重,没有起得来,被抬到了县衙抢救。

赵将军很吃惊,看着病床上的张凯,问明白原因之后,感叹地说:“10年,原本非常好的一个人,竟然忘记了马的高度,天天踩着奴才,不接地气,终将如此!”

收错了礼

■文/陈华娟

县委秘书夏强,官虽不大,可是一些人为了办事,常给他送礼。他总是来者不拒,一律照收。

这天下午,夏强到金堤乡办事。晚饭时乡长设宴招待他。晚上8点,夏强回城,本来乡长要亲自送他,乡办公室李峰说他正好要去办点儿私事,送夏秘书就由他代办。

夏强上车见车里空荡荡的,心里有些不满。刚进县城,李峰让司机停车,就下去了。不一会儿提上来一个大包装袋,放在了空着的车座上。

夏强想,还算会办事!他脸色好了很多,对李峰说:“干吗客气,买东西干啥?”李峰一愣,赶紧说:“应该的,应该的。”没走多远,李峰又让司机停车,下去又提来一个礼品袋,比刚才那个小些,放到了刚才那个大点的包装袋的旁边。

到了夏秘书家门口,李峰热情地说:“夏秘书,来时乡长专门交代给你买点纪念品,我就……”夏强忙拿起座位上那个大的包装袋说:“一个就行了,你们的心意我领了!”他大概怕人看见影响不好,下了车

就跑。等李峰下车阻止时,夏强已走出好远了。李峰大声说:“使不得呀!”夏强头也不回地摆手,说:“这样就行了!”

回到家,夏强的妻子冯倩隔着包装袋摸摸,说里面估计装的是衣服。夏强说:“嫁给我没错吧?工资不高却油水大,吃穿用的都有人送。”

几天后,夏强的岳父过生日,他发愁该送点什么呢?冯倩想起那天夏强带回的衣服。她把包装袋拿出来,掀开口看看,说:“衣服颜色有点儿老气,还是送给俺爹穿吧。”

他们到时,岳家已聚满人。大家说,快把你们的好礼物拿出来让大家看看!

冯倩就边打开礼品袋边说:“爸,这可是夏强专门给你买的呀!”

打开一看,众人脸色大变——原来这是人去世后才穿的寿衣!老岳父当场晕倒,冯倩疯了似的扑向夏强……

事情的真相是:那天李峰的叔父病危,他搭送夏秘书的途中顺便买寿衣。夏强看那个包大,就抢先把它提走了。